

平衡之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修订后的档案查阅规则体现诸多利害关系与挑战

瓦莱丽·麦克奈特·哈希米
(Vale'rie McKnight Hashemi) **

摘要

基于时代需求以及诸多深入、复杂的考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于 2017 年修订了其档案查阅规则。查阅规则规定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向公众开放的时间和范围，其内容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广大受众而言都至关重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确保履行其人道使命，为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害

* 瓦莱丽·麦克奈特·哈希米 (Vale'rie McKnight Hashemi, 婚前姓为梅雷迪思 (ne'e Meredith)) 拥有威尔士亚伯大学政治和历史专业荣誉学士学位和埃塞克斯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自 2006 年起，瓦莱丽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多个代表处以及总部各部门担任代表职位，负责保护离散家庭、失踪人员和被拘留者的相关工作。目前她在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央寻人局及隶属于保护部门的档案部担任档案员。

* 作者特此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各位同事。感谢他们乐于探讨本话题并向广大公众予以展示，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本文表达的观点系作者自己的观点，不必然代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观点。如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电子邮箱地址联系作者：vmcmeredith@gmail.com。

者提供保护和援助，并在维持保密性的同时与全世界分享自己的历史。本文概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档案发展史，阐明了2017年全新修订查阅规则前的各项历史沿革。这一发展历程表明，无论是当今还是过去，档案查阅规则都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权衡其使命和长期目标与有关独立审查的当代机遇和风险后作出的决策。

关键词： 查阅规则；档案；保密；遗产；历史；记忆；保护。

.....

引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 于2017年修订了其档案查阅规则。这一看似无关紧要的改变事实上值得关注，因为档案的最终目的是与内外部受众进行交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档案也不例外。¹问题是：为何要修订规则？以及作出了哪些修订？

本文重点介绍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查阅规则，探讨了当前以及过去对规则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产生影响的各项因素。档案及其查阅规则是支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履行其人道使命、保护和援助武装冲突等暴力局势受害者的工具。因此，档案查阅规则的制定与调整均是依据具体形势而做出，在服务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机构职责与利益的同时，拥抱更宏大的目标与机遇。然而，无论何时，查阅规则的宗旨始终是保护人类、促进研究以及保存记忆。

1 有关档案目的的更多信息，参见国际档案理事会 (ICA) 提请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2011年11月10日第36届会议通过的《世界档案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Archives)，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13423_chi (所有互联网参考资料均于2019年5月访问)。“档案是决策、行动和记忆的记录。[档案]是代代相传的独特且不可替代的遗产。... 档案的开放利用能够丰富我们对人类社会的认知，促进民主，保护公民权利，提高生活品质。我们承诺共同努力，以促使在遵守相关法律并尊重个人、形成者、所有者和使用者权利的前提下，向所有人提供利用档案向所有人开放档案”。另见：ICA Code of Ethics, ICA, 1996, and Swiss Association of Archivists, 1998, available at: www.ica.org/en/ica-code-ethics。“档案工作者应尽可能广泛促进档案材料的开放，并为所有使用者提供公正服务” (第6条)；“档案工作者应尊重查阅权和隐私，并在相关法律的范围内行事” (第7条)。

本文将首先回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所以是一个独特、独立、中立的人道组织的主要原因以及影响其档案管理和查阅的主要因素，其后将阐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历史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4年期间档案查阅规则的变迁，再后探讨2017年最新修订的主要背景原因。在本文末尾，我们将总结2017版查阅规则的关键元素并得出结论。除参考了各种公共资源外，本文在起草时还参考了部分内部资源²。

本文意在为公众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同事以及其他组织的同僚提供实用性参考。其目的并非证明各项决策的正确性，而是为进行长期记录而承认这些决策。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展现2017年之前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如何对档案查阅规则的内容与存续产生巨大影响，结合具体背景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现行档案查阅规则进行讨论。

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宣传和强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价值，并鼓励其使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是一份杰出遗产，一个独特的历史信息来源，涵盖了150余年的人道与战争历史，记录了全球数百万人在武装冲突中的经历。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为当前和未来的反思、辩论、启发及学习提供了宝贵资源。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档案

1863年2月17日，时任总干事的亨利·杜南（Henry Dunant）签署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身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首次会议纪要³。当时刚成立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其后续发展毫无头绪，但希望杜南的设想⁴能取得成果，便

2 按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行的档案查阅规则，1975年后创建的文件不能在外部出版物中引用。但是，为了支持本文所提出的论点，在文本中对某些观点做了改述。

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 (ICRCA), A PV PL (委员会会议纪要), 1863年2月17日。

4 亨利·杜南 (Henry Dunant), 《索尔费里诺回忆录》(Un souvenir de Solferino), 日内瓦, 1862年,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重新编辑, 日内瓦, 1950年至1990年。瑞士商人亨利·杜南于1859年6月24日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亲历了法撒联军和奥地利军队之间的战争及其造成的苦难, 于是提议各国为了在战争时期为照顾伤兵而组建“志愿救助协会”, 同时制定一项神圣的惯例性国际原则, 对协会履行职责给予支持。他的设想促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创立, 并形成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运动”) 和日内瓦公约。

保留了这份纪要以及随后的一些文件，以便对自己的各项决策和行动做出解释。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诞生之初，其档案也就随之产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公正、中立和独立的组织，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命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通过推广和加强人道法与普遍人道原则，尤其是国际人道法及其通过国内法的实施，尽力防止苦难发生。⁵

档案由任何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各种形式的记录和其他文件材料组成，并被选择长期保存，以证明过去的事情。档案包含的信息应真实、可靠、完整，以确保在向公众开放时，能够提供权威的知识与学习资源。档案是借助批判性、透明度评估以及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做出决策时不可或缺的工具⁶。档案有其特定的规范框架，包括国际公法、国内法上的宪法、国家、联邦、州或市法（例如瑞士这样的政治联盟的州法律）、政府法令和/或内部规则和指南（比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这样的私有档案）⁷。档案工作者确保依照国际公认的规范和标准，对档案进行评估、保存、保护、著录、利用和宣传。⁸

自1863年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创建并留存了其独有的档案，记录了国际人道法（IHL）、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以下简称“运动”）的历史以及过去两个世纪的战争历史。该档案不断更新，也保存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援助受益人的记忆。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先是一个行动型的人道组织和国际人道法的捍卫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使命要求它有责任确保其人道工作的完整性，协助确保通过尊重国际人道法使其所服务的个体得到保

5 如需更多信息，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职责与使命”，可访问以下链接：www.icrc.org/en/mission-and-mission。

6 有关档案定义的更多信息，见ICA，“What Are Archives?”，available at: www.ica.org/en/what-archiv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Archives, 上注1。

7 摘自Jurg Schmutz的报告, Cantonal Archives of Lucerne, presentation at the Association Suisse des Archivistes, Bern, November 2017.

8 档案工作者采用与档案全宗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制作者、存档过程、索引和数字保存过程等其他元素相关的通用标准（例如《国际档案通用著录标准》（Genera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rchival Description））（有关档案全宗的解释，见下文脚注14）。有关档案管理员职责的更多信息，见ICA，“What Are Archives?”，available at: www.ica.org/en/what-archiv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Archives, 上注1。

护，并确保其工作人员的安全。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依据以上优先事项来管理其档案和档案的查阅。正因如此，有必要首先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身对其档案管理和查阅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展开探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依据“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⁹，以保密方式¹⁰开展工作。武装冲突方是否愿意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公开对话，是否愿意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受冲突影响的民众进行接触并保证其一线工作人员的安全，取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否遵守中立和独立两项基本原则以及是否承诺对交流信息进行保密处理、不与第三方分享。

国际社会已认识到，保密工作法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履行其人道使命的必要工具。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基于国际法和国内法，享有不披露保密信息的权利。¹¹这项特权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以以保密方式有效开展工作，兑现其保密承诺，并要求各方尊重其信息的保密性。对保密性的尊重就意味着不得强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在司法程序的框架内、公众质询、过渡性司法机制或其他具法律性质的程序中（包括通过作证）共享相关信息。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管理并保存的信息涉及到其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个人数据¹²。为确保在其各项活动（此类活动的核心是帮助个人）中对个人信息做充分、合法且统一的处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制定了保护个人数据的综合性规则框架¹³。

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始终遵循“运动”的基本原则，即人道、公正、中立、独立、统一、普遍和志愿服务。

10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保密工作法》，《红十字国际评论》，第94卷，第887期，2012年。

11 见《备忘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披露机密信息的特权》，《红十字国际评论》，第97卷，第897至898期，2016年，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memorandum-icrcs-privilege-non-disclosure-confidential-information>。

1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活动，无论其与保护、援助、合作、行动和公共交流还是与人道外交相关，均需要且必会产生信息。该机构自成立以来，收集、集中、保护并保密共享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并按其质量、数量和当时可用的手段进行管理、选择、保存和建档。这些资料中，很大一部分含有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逐个登记和跟踪的个人相关的个人数据，例如战俘和失踪人员的数据。见下文脚注18。

1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个人数据保护规则》，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理事会于2015年2月24日通过，2015年11月10日更新，可访问以下链接查看英文版：<http://www.icrc.org/en/publication/4261-icrc-rules-on-personal-data-protection>。“个人数据”是指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与自然人有关的一切信息，包括姓名等识别符号、视听材料、识别号、位置数据、线上识别符号或某数据主体的身体、生理、遗传、心理、经济、文化或社会身份中一项或多项信息等，还包括用于识别或能够用于识别人类遗骸的数据。

毫无疑问，在有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公开与否的讨论过程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身份与工作方式是十分重要的考虑因素。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相关背景情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评估能否通过档案来推动对其过往进行独立审查时，就不得不考虑到多方面的利害关系与挑战。为了解2017年最近一次对查阅规则所作的修订，本文将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历史及其查阅政策的发展进行回顾。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历史

从行动工具到世界遗产

如前所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本组织的文件和从武装冲突等各方来源获得的文件都有所保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记录了本组织的历史、开展的工作和发挥的作用，也保存了其所援助之人的记忆。该档案时间跨度超过了156年，且不存在任何较长的时间断链。本组织档案在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的数年间历经多年战火而形成并延续至今。1863年，档案的纸质文件中首次放入了照片，1921年开始有影像资料，音频则于上世纪50年代进入档案。20世纪80年代部分纸质文件被复制到缩微胶卷上，2010年实现了系统化的电子存档。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档案由不同类别和档案全宗组成¹⁴，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各决策机构的档案、一般行动档案¹⁵、视听档案以及各战俘机构的档案。目前已全部重组为中央寻人局和保护部档案。¹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记录了的历史除了该组织本身的历史外，还有其他丰富内容，包括：人道理想和人道职业的历史，国际人道法的发展，战俘的历史，战争受害者的历史（尤其是被拘留者）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发展历程。自1870年以来，中央寻人局和保护部的档案就记录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援助家庭、男性、女性和儿童的个人信息，且往往是通过与全球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合作而保存，主要是为了帮助相关人员探明其至亲的下落并帮助他们恢复联系。此类档案属于这些人的个人记忆，证明其作为武装冲突等暴力局势受害者所承受的重负¹⁷。因此，这些档案对于直接相关者及其家人和后代都具有宝贵价值。这些“活”档案今

14 档案全宗是指一组有相同起源的文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档案由七大主要档案全宗组成，分别是 A/委员会（1854年至今）； B/总务（1917年至今）； C/中央寻人局和保护部（1870年至今）； D/代表处（1921年至今）； O/人道组织（1921年至今）； P/私人档案（1895-1991）； V/其他（1840年至今）。文件移交至档案部前由一线代表处管理。最后，行政、财务、会计、后勤和人力资源档案由各单位自行管理，并交由档案部进行评审和遴选。

15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有的公共档案涵盖了该机构自1863年成立至1975年期间的历史。这期间发生的事件包括：“运动”的最初建立、发展到演变（1863-1914）；普鲁士和丹麦之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冲突（1864）；普法战争（1870-1871）；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上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各种武装冲突（如希土战争、中日冲突、意埃战争和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及其余波；非殖民化进程和冷战，包括法属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6）；朝鲜战争（1950-1953）；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匈牙利革命（1956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954-1962）；比属刚果独立战争及随后在该国爆发的内战（1960-1965）；也门内战（1962-1964）；中东冲突（1967和1973）；尼日利亚内战（也称比夫拉战争）（1967-1970）；1967年希腊军事独裁；智利推翻阿连德总统的军事政变（1973）；以及葡萄牙殖民帝国的终结（1975）。其他主题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内部的管理和组织转型；国际人道法的实施（与国际社会于1864年、1906年、1929年和1949年批准的《日内瓦公约》的通过和适用尤其相关）；1928年至1975年期间各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会议期间探讨的法律与人道方面的改进。

16 首个战俘机构是“巴塞爾寻人资料局”（Basel Agency）（1870），之后里雅斯特（1877）和贝尔格莱德（1912-1913）的机构相继成立；国际战俘局活跃于一战期间（1914-1923年），后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之后则是二战期间体量庞大的中央战俘局。战后中央战俘局继续响应相关需求以及与二战后冲突有关的需求，例如巴勒斯坦方面的需求（1948-1950）。1960年，中央战俘局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内部获得永久地位，此后更名为中央寻人局。要了解更多信息，见 Gradimir Djurovic, *L'Agence Centrale de Recherches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Institut Henry Dunant, Geneva, 1981.

17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作为不同冲突中各项事件与个人经历的记忆，对于驳斥历史否定主义和修正主义理论也有着重要价值与作用。

天仍在发挥作用，以澄清相关经历以及可在个体寻求某种形式的补偿时提供支持。总体而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除了对个人有重要意义外，还具有强大而深远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这些档案保存了数百万¹⁸战争受害者的记忆，是全人类的遗产。

历史记忆和为全人类保存记忆这两个与档案相关的概念，一战后才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形成。这并不意外，毕竟建立档案的主要目的并非为历史或更广泛的社会科学服务。数量相对较少的文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备了历史价值，从而成为了更广泛的遗产的一部分，而不再专属于其制作机构，而是成为了国家遗产乃至世界遗产¹⁹。

建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初衷是说明其人道使命。在记录过程中涉及外交与国家通信时，档案确保了组织的问责制与行动的连续性。最初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大量文件基本的保存与查阅情况。当时这些文件主要用于内部咨询和参考²⁰。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结束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收集了大量记录，尤其是有关战俘的记录²¹。这些文件证明了一战期间数百万人的经历及其悲惨的人道后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当时开始认识到其档案对于历史和人类的重要性，因而制定了档案的长期保存计划，体现了对这项遗产长期价值的认可。

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准备将一战期间其人道行动的相关档案统一放在日内瓦集中管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先向曾在东线战场主导人道活动的

18 仅中央寻人局档案就有3600万张二战相关个人信息的索引卡。目前有500万张与一战相关的索引卡均已实现数字化，可前往以下网址访问：<http://grandeguerre.icrc.org/>。

19 Association des Archivistes Français, *Abregé d'Archivistique*, Paris, 2004, p. 11: "Ensemble de documents produits dans l'exercice d'une activité pour garder trace de certaines actions, les archives ne sont pas conçues à l'origine pour servir l'histoire. Ce n'est qu'au fil du temps qu'une partie d'entre elles acquiert une finalité historique, après avoir été considérées outil pour le fonctionnement des institutions. Elles deviennent dès lors un élément constitutif du patrimoine national."

20 ICRC, A PV, Commission des Archives, 1943年5月27日: "La Commission a vérifié et mis en place ... dans des casiers appropriés des archives de 1863 à 1914 mises à plat; des archives de 1914 à 1918; des rapports des missions qui ont suivi la guerre de 1914-1918. La Commission a constaté avec satisfaction les progrès réalisés rendant possible la consultation des archives et a demandé que ce travail soit continué."

21 见上注18。

丹麦红十字会提出请求，希望丹麦红十字会将其相关档案送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又与日内瓦市政当局探讨了向其捐赠一战相关档案的可能性，以便为后人保存此类信息，让感兴趣的家庭和研究人员能够查阅²²。

以上举措反映了日内瓦市政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当时刚成立的国际联盟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将这座极具象征意义的和平之城打造为所有一战受害者的纪念场所。当时各方都希望这样的全球性的暴力冲突不再重复，因此满怀雄心地希望全方位记录这场战争。这一构想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在日内瓦长期保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以及其他来源的重要文件，使这座城市成为保管人类伟大战争记忆的全球化图书馆²³。虽然该计划有几项内容未能实现，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长期历史价值业已得到确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行动，尤其是中央战俘局的工作，极大增加，产生了大量宝贵的个人数据与行动数据。此外，二战结束时，全球与一战相关的档案有大量要么部分损毁，要么完全毁坏。这就使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存完好的档案更具非凡价值。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42年引入了第一个档案系统，并于1946年建立了档案部来管理当时重要的机构与国际参考资料。1950年通过了一项综合性的总归档计划——“皮克泰（Pictet）计划”。该计划的创建者让·皮克泰（Jean Pictet）时任总务部部长，职责包括档案管理。该归档计划要求使用专题编号和地理参考编号²⁴。1972年以前该计划一直适用于整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在1997年之前适用于档案部。之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制定了类似

22 见correspondences in ICRC, First World War General Documents, C G1 A 06-07, 10 April 1918-30 January 1919, “Projets de depot des archives de l’agence de la Croix-Rouge danoise au CICR et des archives de l’AIPG a la Bibliotheque publique de la ville de Geneve. Inventaire des archives de la direction de l’Agence (serie 400)”, including a correspondence dated 12 April 1918 to the Danish Red Cross and a correspondence dated 17 April 1918 to the Municipality of Geneva.

23 见correspondences in ICRC, First World War General Documents, C G1 A 06-07, 10 April 1918-30 January 1919, including a note from the Commission des Archives de la Guerre de la Bibliotheque Publique de la Ville de Geneve dated 26 June 1918.

24 此归档计划称作 B AG (*Services generaux - Archives generales*)。

但更详细的归档计划，其中包括文件的电子化，并由此形成了全新的索引方式。2010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采用电子归档系统²⁵。

向公众开放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

曾经，即使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内部查阅资料，也要根据相关文件的保密级别而有所限制。此外，自1925年以来，在任何特定时期视为特别敏感的文件，均存放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的保险箱里。这项程序至今仍在执行。

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般规定是不允许公众查阅。但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务部部长可视具体情况考虑个人请求，并在某些情况下决定准予查阅。早在1943年，就有人提出在一定保护期限的基础上允许公众查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但未得到实施。

196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庆祝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开始考虑向外部研究人员开放档案，但只限于其认为开放后对组织能够带来额外益处的档案领域。197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最高管理机构——大会在其首份规章文件中正式确定了按具体情况接受查阅请求的做法²⁶，例外情况则由大会执行委员会审批。

依据1973年的规定（于1981年修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于从档案中选取信息并与研究人员共享时拥有充分掌控权，并可在出版前对手稿进行查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可在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减损不披露的一般规定，此举是为了防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产生任何损害，以及保护其保密工作方法。因此，提供附有限制条件的研究机会及实行监督措施，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管理其形象和声誉的途径。

这套对不披露的一般规则的临时性减损的制度使得查阅特定档案材料成为可能，但研究人员对该制度也颇有不满，认为其不连贯、片面且主观。

25 归档计划 B AI (*Servicesgeneraux - Archives Institutionnelles*) 和 2010年以来的 B RF (*Servicesgeneraux - Archives generales des unites*, 参考文件)。

2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 (ICRCA), PV HC A, 1973年9月20日。

此外，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社会各界针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二战期间发挥的作用和立场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与纳粹种族灭绝和集中营相关的方面。²⁷ 社会各界开始出现就缺乏行动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问责的呼声，并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自己的过去的工作保持透明。²⁸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声誉由此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

如果说在此之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要是通过将其档案置于公共领域之外来管理其形象，那么现在看来，要维持其声誉，就必须在适当尊重保密性的前提下开放档案。就公共形象而言，透明度正日益成为一项比保密更加强大的工具。

为回应社会压力，也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与声誉，1979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外界对其档案开展独立研究转变了态度，首次允许日内瓦的独立研究员让·克洛德·法韦兹（Jean-Claude Favez）教授无限制查阅档案。这开创了无限制查阅的先例。法韦兹教授研究了二战期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应对纳粹的驱逐行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1988年发表了研究报告。该报告被公众誉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其过去保持透明度和负责的标志。²⁹ 至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大门已经敞开，其他研究人员和机构也纷纷提出要求，希望查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尤其是二战期间的档案以开展独立研究。³⁰

27 公众就纳粹独裁的平民受害者所获得的保护提出了批评。须指出的是，尽管一战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努力设法为平民提供保护，但当时有关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尚未获得通过。另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日内瓦，1995年5月30日，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blogs.icrc.org/ilot/2018/04/03/press-conference-given-president-icrc-geneva-30-may-1995/>；“纪念那场浩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社会在应对大屠杀和保护平民方面的努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Peter Maurer）的演讲，2015年4月28日，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remembering-shoah-icrc-and-international-communitys-efforts-responding-genocide-and>。

28 从1945年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因其在二战期间的行动而面对压力，原因是未能进入大量集中营。欧洲和美国的犹太社区表达的批评最多。见如ICRCA, Tartakower Case, B G59/7-329. 另见塞巴斯蒂安·法尔（Sebastien Farre），“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纳粹集中营中的被关押者（1942年-1945年）”，《红十字国际评论》，第94卷，第888期，2012。

29 Jean-Claude Favez, *Une mission impossible? Le CICR, les deportations et les camps de concentration nazis*, Editions Payot, Lausanne, 1988.

30 例如，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和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另见Arieh Ben-Tov, *Facing the Holocaust in Budapest: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and the Jews in Hungary, 1943-1945*,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1988.

当时全世界都在等待二战期间的相关国家和机构责任的回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这一重大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性诉求表示理解，并希望在履行其人道使命的同时给出回应。于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前所未有的果决态度正式开始探讨是否有必要制定本组织1863年以来的大量档案材料的公共查阅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刚上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科内利奥·索马鲁加（Cornelio Sommaruga）意识到即将出现的新情况，推动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制度的改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个档案政策于1990年5月10日获其大会通过。该政策确认，档案部被赋予的职责是按照现代的归档原则组织、保存和传播档案。政策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视为一项世界遗产和瑞士的文化遗产³¹。该政策还进一步强调，按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使命，委员会有义务保护这项遗产并对全人类负责。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该政策提议制定档案的查阅规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在其1996年1月17日的会议期间通过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个档案查阅政策。按照1996年的查阅规则，公众可查阅“公共档案”，即由档案工作者盘点以供研究的文件³²。将档案在保护期截止时归类为“公共”档案，以确保公众查阅不会有损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其有义务保护的人员，也不得损害任何其他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³³普通档案的保护期为50年；主要包含个人数据的材料保护期为100年³⁴。

值得一提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内部曾有人提出过更长的保护期，但未获采纳。最终确定的保护期与瑞士和欧洲法律中的做法类似，也当时大多

3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一战期间国际战俘局相关的档案于2007年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位。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战俘局1924年与1923年的档案”，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tinyurl.com/yy7h58x3>。

3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档案查阅规则”，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于1996年1月17日通过，并于2004年4月29日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修订（1996年至2004年适用的查阅规则），第6条。

33 见上注，第6条。

34 见上注，第7条。但是，个人档案中的信息可在50年后以自传或传记之目的、通过档案管理员的服务共享。

数西方民主国家的保护期一致³⁵。而其中部分文件已通过其他档案部和历史研究中心向公众开放。

1863年至1950年的普通档案全部向公众开放，包括创建时被列为机密的所有资料以及保存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保险箱的信息。为解决数据保护的问题，该政策要求所有前来查阅档案的人签署知悉在充分使用个人数据方面受瑞士法律约束的书面声明，此举的目的是尊重相关个人的名誉和隐私。

由此可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96年制定的首个档案查阅政策已经是一种平衡的举措。该政策是维护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护受害者相关的长期义务与利益，保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安全，同时捍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完整性、保密性、责任感与声誉的一项政治工具。查阅政策也是一种可用于实现透明度、铭记受害者的道德义务、独立批判性研究、允许公众访问这项世界遗产、数据保护等当代社会的广泛愿景的手段。

档案对外开放后产生的影响

按照新的查阅政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管理的资料可以是保密的，其查阅有一定限制。与此同时，一些资料或能够在规定年限后与公众共享。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未因这一显而易见的冲突而陷入困境，反而由于这种切实的利益结合而实现了蓬勃发展。

35 Jean-Francois Pitteloud, “Un nouveau Reglement d’accès ouvre les archives du Comite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a la recherche historique et au public”,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78, No. 821, 1996, p. 595. 在瑞士各州档案部查阅个人数据的保护性滞后期从相关人员死亡后的50年或10年（例如，卢塞恩州档案部，2003年6月16日）到相关人员死亡后的100年或10年（例如，沃州，*Loi sur l’Archivage*, 2011年6月14日）不等。

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地区提高透明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促进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则是提高透明度的一部分。³⁶一些民主国家和组织顺应这一趋势，在相关资料及其管理的风险与复杂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仍允许进一步放开其档案查阅。³⁷此时，广大公众则尤为关注问责制和透明度。

例如，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用经历了一次批判性的重新评估，主要是有关瑞士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联系方面。在这种压力下，瑞士联邦议会于1996年投票成立了一个独立专家委员会，对相关问题开展研究并发布了多份报告。1998年，一份有关二战期间瑞士黄金交易的报告公布。1999年发布了一份与纳粹政权有关的瑞士难民报告。³⁸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凭借自身优势在这一领域领先其他组织若干年³⁹。随着瑞士独立研究项目在1996年至1999年期间的展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被卷入了相关的大量争论中。而由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96年推出了档案查阅规则，且此后有数百名研究人员发表了对其档案进行独立研究的成果，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回应敏感问题时处于有利地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持透明度的种种证据及其对所服务的受害者和整个世界负责的明显意愿，为组织自身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此外，与其他档案中心和机构⁴⁰开展的公开对话与合作，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提高透明度而进一步采取的建设性举措。

36 ICA, “ICA: 7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 Timeline”, 9 June 2018, available at: www.ica.org/en/international-council-archives-0/ica-70-years-of-international-influence-timeline. From 1993 onwards, the ICA developed strong cooperation with the Council of Europe “to promote the modernisation of archives in Europe”. 国际档案理事会从1993年起便与欧洲委员会开展了有力合作，“以促进欧洲档案的现代化”。国际档案理事会还更为广泛地宣传查阅档案的重要性。其于1994年发布了自己的首个标准，即《国际档案通用著录标准》。全球各地档案工作者迅速采纳了该标准，其中就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96年，国际档案理事会为世界各地的档案专业人员制定了《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

37 20世纪90年代，与档案相关的国家立法和国际组织政策，总体上趋向于缩短保管期限。瑞士联邦档案部遵循30年的一般档案保管期限和50年的个人资料保管期限，联合国则采用20年的一般档案保管期限。

38 Commission Independante d'Experts Suisse -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d.), *La Suisse et les transactions sur l'or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Berne, 1998, and *La Suisse et les refugies d'epoque du national-socialisme*, Berne, 1999.

39 见如荷兰红十字会近期对其在二战期间的行动展开的一项研究：Regina Gruter, *Kwesties van leven en dood: Het Nederlandse Rode Kruis in de tweede wereldoorlog*, Uitgeverij Balans, Amsterdam, 2017年。

40 例如，Archiwum Poslki Podziemnej 和巴基斯坦前英联邦服务协会（Commonwealth Ex-Services Association of Pakistan）。

2004年至2016档案查阅规则的演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查阅规则从来就无意保持一成不变。最初制定的查阅规则的内容以及之所以要制定查阅规则，都是为了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情况下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利益服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96年开放档案查阅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积极反响，也由此获得了长期的战略性利益。因此，在2004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解除其档案中第二套材料（涉及1951年至1965年期间的档案）的保密限制时，委员会的大会决定对1996年版查阅规则进行修订。其中，普通资料对外开放前的保管期限将从50年缩短至40年；主要含有个人数据的文件则将从100年缩短至60年⁴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当时的副档案管理员表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缩短禁阅期来努力顺应当时公众查阅档案的趋势，同时证明其1996年查阅政策的开放性与透明度。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重申，希望本组织的历史能得到广泛传播。⁴²

值得一提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项声明并未提及其对其行动完整性和保护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的相关责任。然而，毋庸置疑，虽然缩短了档案保护期，但是设置保护期的目的仍是保障上述义务的履行，⁴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此负有的责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公开与透明度是公众关注的核心，也显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公众探讨的焦点。

2004年后，全球信息通信技术等关键领域突飞猛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则继续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开展人道援助行动。接下来的十年里，互联网与社交媒体迅速普及。⁴⁴留存数字化文件也成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标准做法并在2010年启用了系统性电子归档制度，同时也并行使用纸质文件。

41 见1996年至2004年的查阅规则，上文脚注32，引用于让·弗朗索瓦·皮特洛德（Jean-Francois Pitteloud），“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缩短了其档案的禁阅期”，《红十字国际评论》，第86卷，第856期，2004年，第959～962页。这项规则之后还覆盖了视听材料，其中大多是为了向公众开放而创建。

42 让·弗朗索瓦·皮特洛德（Jean-Francois Pitteloud），见上文脚注41，第958页。

43 1996年至2004年的查阅规则，上文脚注32，第6条：“公众可在一段时间后查阅归类为‘公共’的档案，但要确保此类查阅绝不会损害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其有责任保护的受害者或任何其他需要保护的私人或公共利益。”

44 “2016年全球社交网络用户超过了20亿。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络脸书，其到2016年底每月有18.6亿活跃用户。” Statista, “Daily Social Media Usage Worldwide 2012-2018”, available at: www.statista.com/statistics/433871/daily-social-media-usage-worldwide/.

尽管全球迎来了全新的信息技术时代，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仍于2011年再次肯定了其先前的评估结果，即按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利益分别将保护期调整为40年和60年。当时认为该保护期足以合理防止材料脱密对组织自身及其有责任保护的受影响人员或任何其他私人或公共利益造成损害。2011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明确，普通档案将按时间节点开放每次开放为期10年的档案。⁴⁵

因此，原则上下一个十年（1966年至1975年）的普通档案于2015年公开时，将适用1996年制定的查阅规则（于2004年修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公开前的准备过程中，对这些档案进行了清点，方便研究人员查阅。清点过程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对当时公开的某些档案其相关的潜在风险进行了评估。⁴⁶评估结果显示，其中一些文件实际上要到60年后才能被归为脱密文件，而不是40年。该评估结果随后也向公众公布，并在公共清单当中公开列明了所有需待20年后才可查阅的文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966年至1975年的普通档案于2015年6月对外开放，这引起了研究人员和公众极大兴趣。目前，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中东、塞浦路斯、南美洲或尼日利亚比夫拉内战中采取的行动的的精彩报告，均可供人们自由进行深度研究。⁴⁷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15年解封了其最新部分的档案，促使其对当今世界种种复杂特征进行审视和分析，意识到开放档案对于未来充分管理档案的查阅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至关重要的

45 相比之下，中央寻人局和保护处的个人档案则根据适用的保护期，改为每年开放一次。见文件“机构档案的查阅”，其属于与2017年版查阅规则中定义的中央寻人局档案相关的程序，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www.icrc.org/sites/default/files/wysiwyg/About/history/access_to_the_icrcs_agency_archives_2017.pdf。

46 此举考虑到了2015年通过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个人数据保护规则》，见上文脚注13。

47 见上文脚注15。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其日内瓦总部每年接待多达250名外部研究人员。后者查阅公共档案的时间平均达到了600天。档案工作者每年回复的战俘家属和公众有关普通档案和个人档案的书面请求约达3000份，这还只反映了需求的一部分。虽然与一战相关的家谱研究仍属于重要的研究领域，但绝大多数个人请求都与二战相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个人档案部每年收到的请求中，约65%与二战相关，25%与一战相关，10%涉及1948年以来的冲突。涉及二战的请求绝大多数与法国战俘相关，其次是英国/英联邦、德国和意大利战俘。2018年，含有一战战俘个人记录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网站，其访问量超过了145,000次（见上文脚注18）。最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独有的视听档案也暗含大量珍宝。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视听档案”，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avarchives.icrc.org/>。

一些元素，例如确保保密性、安全性和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如今都与一些极具挑战性的现实情况交织在一起，包括信息技术的进步、不断发生的武装冲突或安全问题等。⁴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15年和2016年在内部对此类相互关联的元素展开了反思，并因此于2017年修订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查阅规则。

本文此处将着眼于影响该修订过程的一些关键因素。随后将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全新的查阅规则进行阐述。而新规的目的在于平衡种种利害关系与挑战。

当前对查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造成影响的因素

在行动环境和法律程序中确保机密性

当今很多武装冲突都比以往更加复杂，并且会持续数十年。这类冲突被通俗地称作“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⁴⁹此类冲突中，与民众、冲突方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息息相关的许多因素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岌岌可危。⁵⁰实例包括哥伦比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武装冲突，这些冲突造成的人道后果持续了数十年。⁵¹与此类冲突、所涉及的政府当局或武装团体以及受影响人口的

48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寄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日内瓦，第8~9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7年年度报告），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annual-report-2017>。

4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旷日持久的冲突与人道行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近期经验”，日内瓦，2016年。

50 “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以持续时间长、应对难度大、变化不定为特征。这并不是新现象，但是当今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中所反映出来的某些趋势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例如：新兴技术、无处不在的媒体报道等等。在旷日持久的冲突局势中，国际人道法得不到遵守是导致苦难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些冲突持续时间长，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打击报复行为的恶性循环，从而影响对法律的遵守。... 受冲突影响的民众有方方面面的需求，但多年得不到解决，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几代人。因此，人道机构需要调整其项目规划，不仅要应对紧急需求还要满足长期需求。在旷日持久的冲突中有效地开展行动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首要任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2017年6月27日，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international-review.icrc.org/zh-hans/articles/protracted-armed-conflic>。

51 哥伦比亚经历了超过54年的暴力冲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1980年以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开展工作。伊拉克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暴力冲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1980年便一直在伊拉克开展工作。阿富汗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暴力冲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阿富汗开展工作。要了解更多详情，见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人道馆举办的“延续”（Stretched）展览。

需求相关的资料，或许在多年后仍具敏感性。鉴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需采取保密措施，才能获得有关当局的信任从而得以接触到相关受益人，因此，相关资料的保密时期需要更长。也就是说，必需对禁止查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相关档案施行的保护期做出相应调整。

无论是旷日持久的还是短期的武装冲突，嫌疑战犯都有可能在几十年后才被起诉。此时便需要相关资料和证词。冲突结束后出现的过渡期司法机制也可能要求为司法机构和和解程序提供相关资料。⁵²如前所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保密工作方法要求其在法律程序中不得分享其与有关当局和武装冲突方开展双边、保密对话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保密做法得到国际认可，进一步使得其享有不披露保密信息的特权。这确保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保密信息不为外界使用，也确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会被迫在法律程序中作证。⁵³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确保其保密档案中的信息不被用于法律程序。而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查阅的保护期作出调整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须谨记，一旦信息公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丧失了对使用相关资料的直接掌控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文件在公开之前，按照“严格保密”、“保密”、“内部使用”的等级进行分类。但是，若某档案已部分脱密，则通常应对相关档案的全部内容做脱密处理。也就是说，保密文件将在某个时间点变更为脱密状态。因此，其保护期结束后，公众应能够在特定时间完整地访问相关文件，同时还要确保不危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

5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过渡期司法机制和法庭促进司法权和冲突受害者知情权。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担当中立的中间人，并助力理清失踪人员的遭遇。但是，按照其保密方法和不披露特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会在法律诉讼中共享信息，除非其在特殊情况下决定放弃自己的作证豁免权。见“备忘录”，上文脚注 11；Elem Khairullin，“5 Things that Make ICRC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Unsuitable for Legal Proceedings”，Humanitarian Law and Policy Blog, 31 Januar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19/01/31/5-things-make-icrc-confidential-information-unsuitable-legal-proceedings/>.

53 如需更多信息，见“备忘录”，上文脚注 11。

技术和资料管理的发展历程：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和被遗忘权

当前数据正向非实体化发展，人类活动的数字化是一个必然结果。线上数据自然要比纸质数据更易获取。虽然对最初以非数字格式制作的档案执行数字化既复杂、费时又耗费成本，但将其数字化仍是档案保护和跨境交流的首选。在线上发布数据既会带来机遇也会产生风险，对于个人数据而言尤其是如此。与数字化相伴而来的是访问权限和安全相关的更多挑战。管理访问权限和线上数据的安全性，在当今已是一个引发全球关注的问题。⁵⁴

人们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互联网上共享个人数据等数字信息。全球公众都日益意识到这一趋势带来的隐私风险。总体而言，短短几年，公众情绪便从期望透明度和开放性，转变为注重更加以个人为核心的隐私保护（虽然与此同时广泛共享信息的做法仍在继续）。各地区和国家也纷纷制定了保障个人隐私权的相关法律框架。⁵⁵

2015年通过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个人数据保护规则》（ICRC Rules on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适用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所有行动与活动，包括相关档案。⁵⁶因此，这一框架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查阅规则中必然也有所体现。

54 见如“Switzerland Unveils New Measures to Fight Cyber Attacks”, The Local, 28 August 2018, available at: www.thelocal.ch/20180828/switzerland-unveils-new-measures-to-fight-cyberattacks. 众所周知，新兴技术还使得人们能够通过维基解密等平台广泛共享保密数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面临着这种风险，近年来也经历过相关事件。虽然过往信息的泄露问题不大，但近年或正在开展的行动的保密信息公开则会造成风险。

55 例如欧盟数据保护法：见 Directive 95/46/EC, 1995, Art. 2(a), 其中“个人数据”指“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主体’）有关的一切信息；可识别的人指能够直接或间接识别的人，尤其是可通过特定识别号或其身体、生理、心理、经济、文化或社会身份特定的一项或多项因素识别的人”；和第8条第1款，该条款规定，“敏感性个人数据”指“揭示种族或民族血统、政治观点、宗教或哲学信仰、工会成员身份的个人数据以及有关健康或性生活的数据”。敏感性个人数据是受额外保护的特殊类个人数据。见德特勒夫·加贝尔（Detlev Gabel）和蒂姆·希克曼（Tim Hickman），“第5章：关键定义—解码《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伟凯律师事务所（White & Case），2019年4月5日，可访问以下链接：www.whitecase.com/publications/article/chapter-5-key-definitions-unlocking-eu-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另见如瑞士在此方面的国家法律：Loi federate sur la protection des donnees (LPD)，1992年6月19日，可访问以下链接：www.admin.ch/opc/fr/classified-compilation/19920153/index.html。

56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个人数据保护规则》，上文脚注 13。

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保护个人数据构成其捍卫个人生命与尊严的使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针对这个在当代具备重要意义的工作领域提供指导方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 2017 年出版了《人道行动中的数据保护手册》（Handbook on Data Protection in Humanitarian Action）⁵⁷。

理清个人和其相关数据之间的关联，或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无论是在平时时期还是冲突期间，都可能是我们了解现实主要的快速渠道。社会各界正在展开的各种讨论反映了这种复杂性。例如，针对被遗忘权，⁵⁸ 有人支持，也有人批判其是对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挑战。⁵⁹ 享有被遗忘权的个人，可要求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中删除与其相关的某些数据，前提是此等数据被视为可危及其性命。⁶⁰ 其中存在的风险之一，可能是为有选择性地“改写历史”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此情况下，有关过去的关键信息将被抹去。支持者认为，个人当前的生活不能因与其过往相关的敏感信息重新浮出水面而蒙上阴影。当前另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概念，即个人有权要求对公开文件和档案中的个人数据做出更正⁶¹。

一切存有档案的私人或公共机构，都面临着围绕此类权利两难困境与争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不例外。如前所述，档案工作者在其职业实践中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和专业标准。此类工作者保管档案并与公众交流，从而保护了个人与社会记忆。更改或删除档案中的信息将影响档案的完整性，因此从根本上是违背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而这场争论的重点正是档案工作者应

57 克里斯托弗·库纳（Christopher Kuner）和 马西莫·马雷利（Massimo Marelli）（编辑），《人道行动中的数据保护手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布鲁塞尔隐私中心，日内瓦，2017年7月。

58 见如Valerie Junod, “Droit à l’oubli, archives numériques et respect de la vie privée”, Le Temps, 29 August 2018, available at: www.letemps.ch/opinions/droit-loubli-archives-numeriques-respect-vie-privee; Paul Chadwick, “Should We Forget abou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The Guardian, 5 March 2018, available at: 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mar/05/right-to-be-forgotten-google-europe-ecj-data-spain.

59 见如Owen Bowcott, “‘Right to Be Forgotten’ Could Threaten Global Free Speech, Say NGOs”, The Guardian, 9 September 2018, available at: 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8/sep/09/right-to-be-forgotten-could-threaten-global-free-speech-say-ngos.

60 见《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欧盟 2016/679，2016年，“被遗忘权”，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gdpr-info.eu/issues/right-to-be-forgotten/>。《牛津研究百科全书》对此概念的定义可在以下网址查询：<https://tinyurl.com/y4vcokp>。

61 见上注，第16条，“更正权”，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gdpr-info.eu/art-16-gdpr/>。

持有怎样的观点、负有何种义务。⁶²不过，当前档案管理人员也必须针对个人就其数据所享有的各种权利，而整合使用各种新规范与新标准。

鉴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主要包含个人数据，因此也处于这场当代大争论的风口浪尖。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护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受害者的人道使命也意味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认识到此等问题，且将设法保护个人、其相关权利和个人数据。

总的来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活动及其档案关键部分的数字化，是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高层的讨论重点。鉴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未来将采取更全方位的数字化战略，因此，随之而来的挑战、风险和机遇，例如个人数据保护的相关问题，也在针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查阅规则的探讨中得到了考虑。

确保安全和评估风险

如上所述，保护受武装冲突和暴力影响的人士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尽管对于今天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极具挑战，但仍然是其首要任务。当代的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往往比较复杂，涉及诸多的参与方和既得利益者。此外，不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情况造成的动荡局势，导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更难确保执行其保护受武装冲突和暴力影响的人士及其工作人员安全的首要任务。⁶³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清醒地认识到，确保其援助和保护项目的受益人不受进一步伤害，以及在管理与冲突各方的信任和对话时确保其一线工作人

62 “被遗忘权和删除权的范围与实际应用……一直是激烈争论的话题。而这两项权利并非绝对。出于各种原因，数据控制者删除个人数据并通知第三方的义务在‘必需处理的范围内’不适用，包括：行使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遵守联盟或成员国法律；为‘公共利益……在公共卫生领域’或‘出于存档之目的[或]科学或历史研究之目的’或‘行使控制者的官方权力’而执行任务；[和]确立、行使或捍卫合法主张”。穆格·法兹利奥格鲁 (Muge Fazlioglu)， “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10大行动响应—第7部分：考虑数据主体的权利”，2018年3月8日，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iapp.org/news/a/top-10-operational-responses-to-the-gdpr-part-7-accommodating-data-subjects-rights/>。

63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7年年度报告，上文脚注48。但，另见有关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实例的“在行动中遵守《国际人道法》”数据库 (IHL in Action database)，可访问以下链接：<https://ihl-in-action.icrc.org/>。

员的安全，关系重大。⁶⁴为了被视为一个中立和独立的人道行动方，从而获得武装冲突方的信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不遗余力地为之努力，其中包括确保保密性。设法赢得武装冲突各方的信任。然而，某些情况下，与某些武装团体进行接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结果往往是难以察觉的，需要在更长期的时间范围内加以衡量。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的角度来看，都必须尽量降低风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查阅规则规定了可以查阅的人员和时间。采用这套规则时，需对往后数十年的相关安全风险进行评估，以确保妥善保护对过往的记录，并在不再涉及个人安全风险后尽快向公众开放此类记录。

然而，风险评估本身也是一大挑战。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背景和时代相关。当前或属于敏感的问题，二十年后可能已不再受到关注。反之，当前似乎不太重要的问题，或会在未来意外成为个人风险的源头。此外，还需防范影响评估的主观因素，例如有关个人声誉的担忧。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旦向公众开放自己的档案，就必须对过去所说、所写或所做的事情承担相应责任，并随时准备解释是如何在相关背景下形成了特定的态度、特定措辞上的选择或特定行动。阐述个人历史是一件庄严之事，需勇气和谦逊，但会带来积极影响。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新版档案查阅规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内部于2015年至2016年期间就其档案的查阅规则展开的讨论，形成了多个观点，包括行动主管和项目主管、委员会最高管理层、档案工作者以及历史学家的观点。截至目前，本文探讨的多项元素仍悬而未决，因而很难确定恰当的查阅规则和保护期。而恰当的查阅规则和保护

64 近年，“甚至还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7名工作人员在阿富汗北部的两起事件中丧生 [2017年]。其中6人在2月份针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援助车队的袭击中丧生。与车队同行的另外两人被绑架后于七个月后获得释放。同年9月，另一名工作人员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运营的身体康复中心遭遇枪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7年年度报告，上文脚注48。

期，能够确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行动的安全与完整性，保持其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参与方的声誉，同时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相关讨论促成了2017年对查阅规则的修订，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查阅进行管理。

总体而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修订后的档案查阅规则⁶⁵与其前身的目标一致，即持续保护人类、推动研究并保存记忆。如前所述，查阅规则的宗旨是确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保存、共享和保护，并按照适用标准进行查阅，尤其是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标准，同时捍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及相关个人和社区的完整性”⁶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决定维持实行有区别的保护期，但都将两者延长了十年。大会还保留在需要时延长其中任一期限的权利。⁶⁷查阅规则考虑了例外和违背准则的可能性。

目前，普通档案可在50年后查阅。70年后可查阅主要包含个人数据的档案。⁶⁸但是，

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数字化的档案，可在档案中的最后一份文件的日期的90年后在线上发布。但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留提前在线上发布档案的权利，在最后一份文件的日期后70年发布。经第三方数字化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其线上发布则需特别授权。⁶⁹

大会保留对“其所含信息的披露将违反个人数据保护准则或危及相关个人和社区的安全与尊严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完整性”的文件延长保护期的权利⁷⁰。

早期享有个人特别查阅权的人，是“任何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护活动的一部分而构成个人监测对象的人”。按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个人数据

65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查阅规则》，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于2017年3月2日通过，2017年4月1日生效，可访问以下链接：www.icrc.org/sites/default/files/wysiwyg/About/history/rules_access_icrc_archives.pdf。

66 见上注，第1条。

67 之前的规则存在这种可能性，但不像在新规则中那样明确。

68 见上注，第5条。

69 见上注，第12条。

70 见上注，第8条。

保护规则》，上述人员可获取中央寻人局档案中与其自身相关的信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同样适用此规定，有权随时查阅其人力资源档案中的个人档案。⁷¹

为研究之目的而正式开放特定档案前，或会授权对其进行特殊查阅。其有特定条件要求，且要保障对个人数据的保护。⁷²修订后的查阅规则还重申：“严禁以任何损害个人尊严或身心完整的方式使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以及“严禁以任何商业之目的使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⁷³

按照新版查阅规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下一阶段的普通档案（涵盖1976年至1985年期间），将于2035年向公众开放。2019年1月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央寻人局主要包含个人数据的档案，其中至1948年的档案均已向公众开放⁷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7年修订的档案查阅规则是一个积极信号，面对有时充斥着相互矛盾的利益、种种利害关系和挑战的现实，可以说体现了责任感、洞察力与务实精神。

这是自1996年起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版档案查阅政策以来首次延长保护期，虽然可能反映了当今世界的某些趋势与挑战，但不一定与其他机构档案禁阅期的延长相一致。⁷⁵

值得注意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7年版档案查阅规则包含一个例外条款，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针对特定文件绕过保护期的规定，并在必要时延长其保护期。这或许反映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对其某些档案的查阅保有某种形式的最终控制权。这是一个私立机构出于合理目的而享有的公平特权。但是，人们或会质疑这样的决策将以何具体标准为依据，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客观一致。若突然出现此前无法预见的风险，则很可能要重新展开类似于2016年的内部讨论，以平衡一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透明度和问责

71 见上注，第6条

72 见上注，第7条

73 见上注，第11条

74 见“机构档案的查阅”，上文脚注45。

75 例如，联合国的档案原则上在20年后向公众开放。见联合国档案与记录管理网站，网址为：<https://archives.un.org/content/public-reference-services-0>。

制；另一方面则是向受影响民众提供援助和确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安全的能力。

结 语

本文概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的历史及其公共查阅规则的演变历程。事实证明，无论是2017年还是在过去，档案查阅规则都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平衡其职责和长期利益与当今独立审查相关的各种机遇和风险之后而做出的决定。总而言之，查阅规则的宗旨一直是保护人民、促进研究和保存记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是委员会的组成部分。档案不只是实用的附录，还作为一种全方位历史与生活资料库，充分融入了这个人道机构。这些档案及其查阅规则，也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履行其人道职责提供了支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向公众开放其行动档案的法律义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识到，其档案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对个人极为重要，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道义上也有责任向公众开放档案，但前提是符合基本的机构要求。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查阅规则的最新修订，可以说提醒了人们该机构当前在全球面对的重重挑战：包括解密武装冲突等暴力局势的多层动态与不断变幻的前线形势，同时也与新兴且不断发展的沟通模式、信任渠道、保护手段以及受益人和全社会期望有关。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显而易见的是，种种因素的持续变化会定期引发人们的反思，也可能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一步修订档案查阅规则。2017年达成的平衡可能在未来又需要再次达成新的平衡。因此，我们期待并鼓励对此持续展开批判性反思。未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了保护陷入武装冲突等暴力局势的民众，可能不得不修订档案查阅规则，以便在两个可能的方向均对其人道使命给予支持。一方面，可能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包含个人数据的文件的保护，延长保管期限；另一方面，一般文件可能会更快解密，并对线上数据的使用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无疑具有在未来某一时刻成为焦点的地位与潜力。鉴于当前众多家庭、历史学家、家谱学家、媒体和公众都强烈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开放其有关二战资料，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二十年人们对该领域的兴趣将更为浓厚，尤其是将迎来二战百年纪念的2039年。届时，此类档案中一部分或大部分或将能够在线上查阅。总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必须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数个世纪继续保护、重视和传播其与众不同的历史档案，并确保妥善记录当前的活动，以便成为将来的档案。